

王維著
趙松谷注

王摩詰全集箋注

世界書局印行

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
初版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發行

上摩詰全集箋注

定價國幣一元二角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出版者 國學整理社

發行者 世界書局

印刷者 上海大連路
世界書局

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

序

讀趙君松谷所箋註王右丞詩文二十八卷。其約者不失之略。其詳者不失之支。析疑糾謬。于後學大有裨益。余嘗謂註書各有體裁。郭景純註爾雅。鄭康成註毛詩。格應如是。若裴松之註三國志。劉孝標註世說新語。皆能補原書所不載。而其辭又雅馴。頗見魏晉風軌。郭象註莊。直是借南華大旨。自成一部子書。酈道元註水經。則又借桑欽標題。自成一部山水記。皆不當僅僅以註視之。今觀松谷所註。其考核精當。能發前人之所未發。竟可自成一家詩說。校長絜美。安在古今人不相及耶。松谷天性純孝。親疾。嘗刲股和藥。居喪。柴毀骨立。一時賢士大夫。以狀聞于郡縣。請以孝廉應選。松谷以母制未終。堅謝不肯就。行義卓卓。著兩浙間。又其志趣卓犖。工書好學。左圖右史。朝夕不暫釋。著書多種。未嘗輕出示人。其所輯臨民金鏡錄。載予令上海時薄政一條。與彭城李公柏鄉魏公治浙中莠民事二則。並大書特書于其間。郭生培元間取以示余。余愧謝不才。得邀椽筆。以此益知松谷留心世事若此。行將大抒其所學以表見于世。豈僅效書生輩尋章摘句。摘華採藻而已哉。世之見聞者。勿以鉅經鉅史。淺視斯編。更勿以雕蟲小技。薄量松谷可矣。慶湖李發枝拜題。

開元天寶之間。詩人比迹而起。鋪陳終始。排比聲韻。工部實爲之冠。擺脫町畦。高明秀出。右丞實爲之冠。右丞博學多藝。雅意元譚。比物儷辭。該達

三教。是非膚核之學。可以測其津岸矣。吾友趙君松谷。服膺是集。沿波討源。一字之根歷。研辨不少寬假。積數年。註既成。予間與之論。右丞之出處。明白其大節。松谷未嘗不踴予言也。右丞閨門友悌。見推多士。扈從不及。受祿山僞署。世遂以爲白圭之玷。迹其服藥取痢。稱瘖求免。舊史已力爲湔雪。而凝碧一詩。秋槐野烟。傷心掩泣。是卽惓惓不忘君父之左證。固不可與張均張珣諸人比倫矣。小說鬱輪袍一事。以時世考之。右丞開元九年登第。爾時姚崇秉國。明皇方急于圖治。親策試應制舉人于含元殿。務收賢俊。用寧軍國。太平安樂之覆轍。殷鑒不遠。肯以狀頭付之嬰兒子之予奪乎。迨其後。別墅流連。焚香禪誦。蕭疎高遠。不干榮進。而謂早歲躁于進取。肯自廁于優伶之伍乎。右丞一代雅人。而受誣者幾千載。惟予與松谷有獨知之契。松谷遂能窺尋其本末。卓然成一家之言。予特病懶而未獲欣助。滋愧矣。嘗見宋槧草堂集註杜詩。號稱千家。其中訛舛。尙未得免。後人之訾摘。范石湖亦囑陸放翁註蘇文忠公詩。放翁謝不敢任。夫以放翁之深于詩學。其去文忠時。風流未遠。猶愬焉謙避不遑。今松谷立于千載之下。獨能披陳往事。搜錄遺文于恒河沙中。時獲鉤金。螢乾蠹老。會無倦容。又非有千家集註。爲之導揚其先聲。較視昔賢。尤稱難已。松谷天性純摯。居母喪柴毀。郡縣以孝廉徵。顧守禮弗肯就。蓋其惇行勵俗。作人倫坊表。斷斷于名教之地有如此。予故因序右丞詩註而特詳論之。有品目吾松谷者。寧可求之文藝之末哉。乾隆二年太歲在丁巳二月朔。同學弟

杭世駿拜手書

昔人稱詩爲有聲畫。畫爲無聲詩。二者罕能並臻其妙。右丞擅詩名于開元。天寶間。得唐音之盛。繪事獨絕千古。所謂無聲之詩。有聲之畫。右丞蓋兼而有之。吾友松谷先生。好古不倦。奮志搜討。嘗取右丞集。手自箋釋。句斟字酌。疑文墜字。靡有放失。用補前明顧氏之遺。今年夏。余歸自京師。與松谷道故之暇。出是編見示。探奇索隱。證據詳密。大非顧氏所能及也。夫右丞之詩。天機清越。辭旨元微。謾聞膚學。難可殫論。既得松谷之註。而燦然大白。其畫輞川圖。今既不復得見。獨萬峯積雪卷。猶在人間。他日松谷脂車北來。吾當力索舊藏。與松谷共讀一過。相顧動顏嗟賞。默喻其無聲之中。具有聲之趣。不識松谷以爲何如也。姑書此語以竣。同里學弟符會題。

吾友仁和趙君松谷來京。出所箋右丞全集示予。薈萃羣書。削去華葉。有是哉。其既博且精也。人代日遠。衆言紛綸。李嘉祐絕無白鷺黃鸝之句。而或妄誣右丞以蹈襲。向微晁子止辨之。彼燕說之謬。其有窮耶。此猶其小者。右丞以遺世之高致。而見汚于祿山。至今遺議未已。松谷爲之洗其沉屈。足比于眉山之雪太白。予謂是時天子入蜀。東宮起朔方。右丞不死。殆亦思乘間自脫。向行在耳。豈知託病不遂。竟遭維繫。斯烈士于患難之際。所以致戒于委蛇也。雖然。右丞風期高雅。絕非塵世中人物。吾故信其晚節之可原。苟其人不如右丞。而欲于生平波蕩之後。藉口昔人山妖水怪。

反自訴其飛躍之不幸。斯則論世者所弗寬也。得吾說而存之。未必不與松谷之說互相發也。卽以右丞之禪悅言之。唐人一時習氣。多愛遊古松慈竹之間。而右丞之清臞。尤其性之所近。若其弟夏卿爲之移華子岡。孟城坳之幽閑。欲以施之廟宇。則荒矣。是皆讀右丞集者所當知也。近日浙西撰述之盛。莫先趙氏。松谷之弟谷林。意林兩徵士。谷林之子誠夫。並博綜文史。著書滿家。而其家園林竹木之勝。爲湖山生色。亦幾幾藍田輞水寒村遠火。犬吠如豹。一門班管。互相疏證。如此著書。豈有不傳。松谷于是箋之成。悵然于其子行久之。多所攸助。而今不及見也。嗟乎。公休壯輿。能于其先人身後。理史局之緒言。而元澤之解三經。卒不永年。大化修短。寧可究詰。但使有可傳者。其又奚悲焉。乾隆二年丁巳十月之望。謝山學弟全祖望拜手。箋于雙韭寓寮。

箋釋之學。自古爲難。註班書者。服虔。應劭。如淳。晉灼而外。無慮十餘家。至小顏新註。穿漏解駁。指其牴牾差繆。不少假借。自謂無復遺恨。而二劉兄弟父子。旋起議之。註文選者。李善而外。如呂延濟。劉承祖。張銑等。又加疏通。可稱該備。而邱光庭作兼明書。多是正其疏略。求如酈善長之于水經。劉孝標之于世說。歷世久遠。無有索瘢摘垢者。蓋指未易屈也。詩之有箋。昉自鄭氏。宋人箋杜集數十家。近人多取唐名家集。爲之句櫛字解。以便觀覽。而王右丞集。獨鮮善本。右丞詩在開寶間。早擅英聲。代宗批答弟縉。進遺集表。有抗行周雅。長揖楚詞之褒。商璠謂維詩詞秀調雅。意新理極。

在泉成珠。著壁成繪。一字一句。皆出常境。千年來與儲太祝。王龍標。岑嘉州。孟襄陽。並驚天壤。尤推傑絕。文格華整超逸。雖不以此獲稱。宋姚鉉撰唐文粹。持擇頗爲精審。擷取不遺。詩筆並茂。洵乎才人之極致也。吾友趙君松谷。愛翫是編。殫見洽聞。留心綴述。排比成二十八卷。出以示予。曰。吾之爲是註也。唯詳且慎而已。詳。故世士所津逮之籍。左證明白。根括完善。卽至榆函貝葉之藏。亦無缺漏。而疑義所在。慎而闕如。郢書燕說。吾知免已。又以餘力。葺評跋。羅繪事。具年譜。展卷之下。如與高人詞客。在欽湖竹里間。繩坐靜言。晤對于千載之上。寧非藝苑勝引哉。若右丞迫祿山僞命。當賊平時。與鄭虔並囚宣陽里。虔以善畫祈崔圓。得免謫台州司戶。右丞以秋槐落葉之句達肅宗。從輕左遷中允。善乎少陵之目右丞曰。共傳收庾信。不得比陳琳。一病緣明主。三年獨此心。于鄭司戶則曰。萬里傷心嚴譴日。百年垂死中興時。又云。反覆歸聖朝。點染無蕩滌。則王鄭之優劣。詩史先有定論。又何待後人之喋喋邪。予因歎箋釋之難。而喜松谷之詳慎。可爲註書之法。後世雖有索瘢摘垢者。當亦俛首下心。無可置喙矣。乾隆丁巳冬十一月十日。同學弟厲鶚拜書于南湖葭簾軒。

右丞詩句妙九州。楚詞後語獨謂其詩萎弱。少氣骨。又其丹青冠絕今古。米友仁獨云。王維畫。見之極多。皆如刻畫。不足學。余嘗謂二語所謂別開生面者。然宇宙遼闊。必有淹雅之士。克辨其是非。及讀松谷所作右丞詩文箋註。貫穿古今。採擷史傳。搜奇網逸。昔人評論。罔不俱備。一再披讀。知

前之二語。有不待辨而自明者。松谷誠右丞異世知己哉。右丞登第。舊唐書謂是開元九年。新唐書但云開元初。而楊升菴科第題名考云。開元五年進士二十五人。狀元王維。何耶。據雍錄長安志二書。皆以凝碧池在東京。胡三省作通鑑音註。謂徧檢諸書。祿山反後。未嘗至長安。以新史祿山入長安爲誤。而指其所宴之凝碧池。爲在洛陽者。引唐六典以爲證。書之未易考核若此。松谷是編。採錄甚富。而片言隻句。不肯妄輯。有所評駁。皆能一空陳解。不沾沾焉唯多之爲貴。尤有當哉。乾隆丁巳長至日。同學弟王琦。

詩家有註。殆放鄭氏康成之箋毛詩。呂忱云。鄭以毛學審備。遵暢厥旨。所以表明毛意。記載其事。故特稱爲箋。然則詮詁箋釋之學。由來好古君子所宜盡心已。松谷三兄夙耽吟咏。于有唐諸家。尤嗜王右丞詩。繹諷之餘。滋味研索。復以援據該博。使事奧衍。每讀輒註。搜隱抉幽。積以歲月。令人見之。心開目張。今秋三兄來京師。謁選部曹。聚首之暇。發篋以示詩卷。褒秩文集。並爲之注。又以詩話畫評。及年表而彙收之。可謂詳且盡已。夫右丞去今已遠。讀詩者以意逆志。何能盡得微旨。今三兄于是集。用意勤且久。豪髮靡遺憾。于右丞洵得忠臣之名。其遵暢厥旨。表明記識。幾于鄭氏同風。至右丞值天寶之亂。屢從不及。陷身托疾。拘于曾施寺。賊平以凝碧一詩。聞于行在。朝廷宥之。責授太子中允。杜拾遺贈詩云。共傳收庾信。不得比陳琳。一病緣明主。三年獨此心。牧齋尙書箋此詩。謂以侯景比祿山。

以子山比中允。當時張均兄弟等皆與賊作權要官。謗訕朝廷。如陳琳之爲袁紹檄曹公者多矣。右丞痛憤賦詩。故曰不得比陳琳也。一病三年。不當復責授中允以譏肅宗之失刑。是右丞生平忠憤志節。拾遺固已論定。誠可稱爲詩史。余因序詩註而論及之。乾隆丁巳臘八日。愚弟昱謹書于京師寓齋。

唐之詩家。稱正宗者。必推王右丞。同時比肩接武。如孟襄陽。韋蘇州。柳連州。未能或之先也。孟格清而薄。韋體澹而平。柳致幽而激。唯右丞通於禪理。故語無背觸。甜徹中邊。空外之音也。水中之影也。香之於沉實也。果之於木瓜也。酒之於建康也。使人索之於離卽之間。驟欲去之而不可得。蓋空諸所有而獨契其宗。然舊本不一。有彼此互勝者。如晴川帶長薄。千山響杜鵑。三江雁欲飛。獨解倚門愁。山中一半雨。余知報國心。種松皆老作龍鱗。松下行齋折露葵。而別本俱顛倒改竄。漠漠陰陰。向之斂衽右丞者。謂能點鐵。不意妄庸人之從而點金也。雖然。其故難言矣。昔人分別佛語第一。菩薩語第二。較賢聖於秒忽之間。非不苦心也。客有侑某處花豬肉甚美。買之。豬一夕逸去。饗人更之以他豬。明日出以啖所貴。舉座稱善。且齧且嚙。切齒作聲。以爲非他肉味所及。饗人睨于其旁。匿笑而客不知也。讀右丞詩。以顛倒改竄者。收入若琪璧。無乃類是乎。吾弟松谷。心摹右丞詩。端居多暇。弁其全集討之。左證右據。旬披月揀。積而成歲。遂爲完編。盡舉顛倒改竄無稽曲說。一一疏通而是正之。而詞客畫師之面目出矣。臨

川人黃鶴編杜詩稱千家註。然止數家耳。於時事心地。寡所發明。而劉須溪評。在風雅家不甚貴重。其中間得原詩字句。竟有千家之所未及搜尋者。海底珊瑚之鉤。在鐵網收之而已。余知吾弟之苦心。而右丞之不沒也。故爲此言。乾隆丁巳十二月。鐵巖兄殿最書於藤花公署。

註書難。註唐以前書尤難。蓋世遠則古書多亡不見。故雖博瞻者猶難之。況未亡者尙多未見。安能註哉。今世註家。止取習見語。填綴滿紙。稍稀僻卽闕。嘗見吳中陋者註昌黎詩。首引學而篇釋學字。不覺失笑。世有未讀魯論。乃欲讀昌黎詩者耶。其有點者。記問雖稍瞻。又率誣古人以就己意。如虞山錢叟註少陵義山詩。並誣以學佛。以自蓋其晚歲逃禪之謬。不知身許雙峯。自表遊興耳。夜半安心。蓋謝令狐楚授四六文法。於佛何涉。其舊解譌者。未能駁正。反舉不譌者譌之。無益有害。何以註爲。乾隆丁巳。余奉命祭夏禹王陵。過錢塘。松谷趙君來見。出所註王右丞全集貽余。余方請急省覲。未暇展視。至家而憂居。踰三年。取其書讀之。則不陋且典。不點且醇。異乎近世之爲註者也。右丞唐人。又素學佛。乃僻事必註。而佛語則以爲素所不習。其駁正舊說。不下百十條。其辨覈裳曲七疊始有拍。以駁按樂圖妄說。則不惟註右丞詩。併可以糾新舊二唐書之謬。其有功于學者大矣。右丞晚節。頗有警訛之者。然其詩在盛唐。名出少陵右。佗文亦娟麗。自當有註。况其服藥取痢。佯瘖賦凝碧池詩。心未嘗忘君。惟未能引決耳。歐陽公謂老氏貪生。釋氏畏死。然則其不能引決。亦學佛誤之也。人可

不慎所習也。夫趙君從兄大司空，與余同佐戶部，相親厚。其兩從弟谷林、意林，余皆識之。故樂爲序云。臨川李紱題於京邸之紫藤軒東偏書屋。傳稱詩以道性情，人之性情不一，以是發于謳吟歌詠之間，亦遂參差其不同。蓋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。唐之詩傳者幾百家，其善爲行樂之詞，與工爲愁苦之什相半。雖于性情各得所肖，而求其不悖夫溫柔敦厚之教者，未易數數觀也。右丞崛起開元天寶之間，才華炳煥，籠罩一時，而又天機清妙，與物無競。舉人事之升沉得失，不以膠滯其中，故其爲詩，真趣洋溢，脫棄凡近，麗而不失之浮，樂而不流于蕩。即有送人遠適之篇，懷古悲歌之作，亦復渾厚大雅，怨尤不露。苟非實有得于古者詩教之旨，焉能至是乎？乃論者以其不能死祿山之難，而遽譏議其詩，以爲萎弱而少氣骨。抑思右丞之服藥取痢，與甄濟之陽爲歐血，苦節何殊？而一則竟脫于樊籠，一則不免于維繫者，遇之有幸有不幸也。曾施拘禁，凝碧悲歌，君子讀其辭而原其志，深足哀矣。卽謂揆之致身之義，尙少一死，至于辭章之得失何與，而亦波及以微辭焉。毋乃過歟？又古今來推許其詩者，或稱趣味澄復，若清流貫達，或稱如秋水芙蓉，倚風自笑，或稱出語妙處，與造物相表裏之類。揚詡亦爲曲當。若其詩之溫柔敦厚，獨有得于詩人性情之美，惜前人未有發明之者。詩註雖有數家，頗多舛鑿。至于文筆，類皆缺如。鄙心有所未盡，爰是校理舊文，芟作浮蔓，搜遺補逸，不欲爲空謬之談，亦不敢爲深文之說。總期無失作者本來之旨而已。獨是能薄材譴，讀書未廣，

縱有一隅之見。譬之管窺。僅舉所得幾何。幸而生逢聖世。文教誕敷。炳炳麟麟。典籍于今大備。而博物洽聞之彥。接武于蘭臺麟閣之間。可以折中而問難。行將訪其所未知。訂其所未合。以定斯編之闕失。其或有雌霓謬呼。金根妄易。薪歌延瀨之未詳者。苟有見聞。克以應時改定。是固區區之志焉矣。

乾隆元年歲在丙辰正月望日。仁和趙殿成松谷氏漫題于書圃之目耕堂。

箋註例略

摩詰詩集。是其弟相國夏卿所編次。諸家刻本。予所見者。廬陵劉氏。須溪武

陵顧氏。

元緯

句吳顧氏。可久吳興凌氏。初成四家而已。此外尚有蜀本。廣信本。

維揚本。惜未得一見。又谷林五弟言義門何氏。有宋本右丞集。考正疑誤。

最爲精確。今在揚州一藏書家。更恨未得寓目。據所見而論。惟須谿評本

爲最善。舊史載夏卿對代宗之言。謂臣兄開元中詩百千餘篇。天寶事後。

百不存一。比于中外親故間。相與編綴。都得四百餘篇。今須谿本所載者。

僅三百七十一篇。則已非實應中進御原本矣。洪興祖謂王涯在翰林時。

與令狐楚張仲素所賦宮詞諸章。俱誤入王維集中。今吳興武陵二本所

載遊春辭三十餘首。卽是涯等所作。須谿本獨無此誤。以此知其本爲最

善也。是編自十四卷以前之詩。皆須谿本所有者。雖頗亦間雜他人之作。

然槩不敢損益。其別本所增。及他籍互見者。另爲外編一卷。

敘詩之法。編年爲上。別體次之。分類又其次也。今四家敘次。互有不同。擬

欲編年。苦無所本。不敢強作解事。特倣錢牧齋杜詩箋註之例。以古詩近

體分編。而又析其五言七言律詩絕句。各爲一聚。以便檢閱。

須谿本于詩題下間有註云。時年若干。有云時爲某官之類。或本右丞自

註。或是相國附書。或繫劉氏傳聞。俱未敢臆度。酌加原註二字。以冠其上。

同時詩人唱和。須谿本作夾行細書。附錄于本詩之後。武陵本另編同詠

一帙。餘本皆削去。今從須谿本。特改作大書而稍低一字。以爲本集眉目之別。至于贈答之篇。無可附麗者。以及後賢題詠。總錄卷首。若關涉繪事者。則歸末卷畫錄中。使之類聚羣分。有條而不紊。

豕亥變形。魚魯易韻。名士手校。猶有異同。况多經妄庸人改竄其中乎。歐陽公言韓文印本。初未必誤。多爲校讎者妄改。如羅池碑改步爲涉。田氏廟改天明作王明之類。是其一證。卽云此是善本。亦僅僅彼善于此。未必親得作者手稿。而以劉向揚雄之博雅。爲之訂正者也。爰是竊取朱子韓文考異之例。採集諸本之異同。其謬誤顯然者正之。餘則兼存其字。並載集中。以聽覽者之自爲擇焉。

夏卿進右丞集表。謂詩筆共成十卷。蓋古人通謂文爲筆。南史任昉傳。有沈詩任筆之稱。劉孝儀傳有三筆六詩之目。杜牧之絕句。亦有杜詩韓筆愁來讀。似倩麻姑癢處搔之句是已。今考須谿本詩有六卷。武陵本文有四卷。合之正得十卷。但須谿本以皇甫岳裴右丞寫真二贊。宋進馬哀詞一章。連珠詞五首。俱雜編詩中。武陵本旣以二贊哀詞類次文中。而連珠詞獨離入外編。是又何耶。茲自十六卷白鸚鵡賦起。至二十七卷祭鄧國夫人文以前。皆依武陵本所錄。惟送晁監還日本國序。拔置詩前。以相繫屬。其連珠詞則綴于祭文之後。判一首乃文苑英華所錄者。亦採附篇末。以成完集。庶使觀者。無遺珠之嘆。

詩集多有他本可校。文集自武陵本外。餘皆缺如也。顧氏自言參訂之功。

糾其失款者八字。補其脫缺者十七字。更其差謬者三十四字。總五十九字。俾讀者有驗于蒿簡。無迷于帝虎。爲藝林一快。可謂勤矣。乃今讀之。其差誤處尙多。以意考證。又得六十六字。其介于疑似之間者。一仍原本而附註于下。以俟後人之論定。

官制歷代更易。地理屢朝遷變。稽古家以二者爲最難考訂。集中所用。或近依李唐。或遠從前代。或隨時勦說。或沿古雷同。錯出紛如。不同一例。近則以新舊二史。及六典通典。元和郡縣志諸帙相參。遠則以史漢三家。及晉書隋書。酈道元水經註諸編互考。隨時勦說者。多索其微瑕。沿古雷同者。務尋其源委。庶幾一覽瞭然。不致見譏鹿馬無分。菽麥不辨焉耳。

唐人最重君諱。文字中必避之。以太祖故諱虎爲武。以高祖故諱淵爲泉。以太宗故諱世爲代。諱民爲人。以高宗故諱治爲理。以中宗故諱顯爲明。集中凡此諸字。或諱或不諱。未見畫一。愚意以爲諱者。是當時原筆。不諱者。疑後人妄改。猶蕭士贇註李供奉詩。謂異代不諱。遂改猛武作猛虎之類。大爲後學所譏。茲皆悉依舊本。未改者不敢妄更。已改者不敢妄正。疑以傳疑。庶幾不失古書面目。

畫學祕訣一篇。關中石刻二則。係後人僞造。駕名右丞者。宜棄勿錄。然古今援引者。多云是右丞語。且久爲繪畫家所憲章。去之似覺可惜。因存之卷後。并資好學者博覽。

古人典籍。代有消亡。以張燕公之淹博。晚生王子安不過十數年。尙不能

知五雲太甲之句。今去右丞之世。幾及千載。開元天寶間所存之書。亡失又不知幾何。卽令竭三餘之晷。窮四庫之藏。而逸簡遺編。懼有湮落而無可稽者尙多。况予家蓄書又甚少。取傳是樓書目較之。所有者不及十之二三。海內諸有力構書者家。又多不相識。或相識亦苦道遠不能借。惟谷林意林二弟小山堂所藏。奔者。時得索觀耳。夫薛史枕書。未能半豹。探奇索隱。焉覩全牛。見笑于大方之家。自知難免矣。

裴駟作史記集解。採皇甫謐。應劭。徐廣諸說。而必列其名。朱紫陽作四書集註。採張子。程子。尹氏。游氏諸說。而必存其姓。蓋不敢沒人之美也。間與友朋會集。質疑訪逸。研推是非。採其合者載之。必冠以姓氏。不敢隱沒。至于竺乾氏之書。素未泛覽。卽同人中亦鮮有旁通。惟王友琢崖。時見其游目此中。每有所註。輒就訪問。多檢出本處示余。今註中所載。龍藏貝書之故實。一花五葉之源流。皆其所尋章摘句以襄助者也。因條數繁多。故姓字不及廣載。

修飾歷年。頗有塗抹。戊申初夏。爰命兒子秉恕。淨寫一遍。據其鄙見。往往附註側行。迄今十載。字跡猶新。而人已不可復見矣。因念昔楊烏九歲。與其父子雲參議太元。有荷戟入榛之語。又李善註文選。釋事而忘義。其子邕意欲有所更定。善試令其補益。其後兩書並行。雖逝者才藻遠謝。昔人而砥牘深情。何能已已。枝言數則。手不忍削。并編入註內。上加秉恕按三字以別之。